

全臺文六十八

《臺灣日日新報文輯二》

目錄

《臺灣日日新報文輯二》

牛疫談·····	535
島人燒金銀紙原因·····	540
餘墨叢談·····	542
島人忌日出行慣習·····	568
島產糖談·····	570
答來書·····	575
人身買賣·····	580
廣告與商業上之關係·····	582
美國之猶太人·····	585
醫生·····	590
愁城記·····	591

臺灣建築談（起源及沿革）	593
通譯談	596
退本島文壇之辭	598
木下主筆之退社	601
告惡行富家兒	603
清廷下令焚書	605
造紙說	607
廈門及汕頭	609
臺灣穀談	612
臺灣製糖近狀	616
過訪漂至之蠻人	618
自由解	622
地球年齡	625
宇宙胚胎	628
四千年未旦	631
無不可能	634
紅頭嶼歷史	637

聞見錄	640
篝燈餘影	647
諧譚	652
原人解	655
橋梓渾沌	658
黠哉婢也	661
撫今追昔	664
逆侄斬嗣	666
吊黃守乾先生	668
女巫捉鬼	670
筆餘雜俎	672
論解阿片	676
浪子何心	687
媚神殃人	690
保甲宜加整頓	693
吊丁子仁茂才	696
論臺之紳士	698

家族自治·····	700
送丁未歲·····	704
竹林七賢·····	707
愛茗說·····	712
人海活劇·····	713
史沫·····	717
臺灣婦女生活界·····	719
假鬼嚇真人·····	722
佐久間龍膽·····	724
通俗免疫談·····	726
四十一年之臺灣·····	733
臺灣新事業談·····	736
新渡戶博士之講演·····	737
敬告閩路諸關係者·····	740
粵省行商自治會議爭西江緝捕權·····	743
歐洲近情·····	744
臺南歲暮商況·····	750

就石川柳城翁而言.....	753
痴心印象.....	755
就臺灣立法而言.....	758
桐城留日學生勸鄉父老辨自治書.....	761
去年之清國.....	766
本島人難產談.....	768
安平港之盛況.....	773
解忿惜命.....	775
述異.....	777
廣行收生以救產難說.....	779
樵夫辭.....	781
德國於支那之經營.....	785
爪哇之將來.....	793
本島青年界之教育.....	808
海外奇聞.....	810
慈善事業與醫師助產婦.....	814
糖業者之問題.....	817

阿緱產業事情.....	819
產警三則.....	821
會社及蔗園.....	824
臺灣之進步.....	826
戲曲之改良及利益.....	836
阿里山之經營.....	841
說病.....	843
阿里山談.....	845
農民歡呼.....	847
牟尼珠.....	850
臺灣製糖業.....	856
建物會社.....	859
草地奇緣.....	861
南樵筆談.....	863
臺灣治事沿革.....	867
鷺江鎖談.....	870
爐煙草.....	873

銀於支那	874
荷風荔雨	884
法國於南清事件	893
桃園蕃界	895
清國國會開期	897
英國煙政之軼誤	900
巒蕃禍胎	902
亞鉛歐鐵	904
佃耕制度	906
鐵道全通式	908
對清雜感	911
桂香菀美	913
產業之發達	951
蚤為疫媒	954
京卿遊蹤	956
海底線談	958
五花十錦	962

致民報主筆太炎先書·····	964
紀共進會·····	967
本島官吏不可不知臺語論·····	969
香港衰勢·····	971
臺灣女子教育·····	974
商家要素·····	976
臺陽迎年記·····	981
南部見聞錄·····	983
美報架空·····	986
訪農場記·····	988
打狗築港速成·····	990
空中飛行·····	992
空中風船·····	994
藤根技師家畜談·····	997
集思廣益·····	999
地震及歐洲·····	1004
設中央研究所·····	1006

祝醫事進步並告畢業諸君	1008
蕃地踏查談	1011
清國景皇帝大葬	1013
談死	1015
日月潭圖記	1019
蒲劍秧鍼	1020
禁煙叢談	1036
就移民言	1039
本島肥料問題	1042
獸醫養成	1044
乩簿拾遺	1047

臺灣日日新報文輯二

牛疫談

40·8·20

2版

本島之牛疫，其最初侵入之年代雖未能詳厥由來，然自領臺以前，相繼至今年中流行，絕無間斷，其猖獗似可謂極矣。

然而一入本年，病勢漸次有衰退之兆，又近來發生之區域及發生之頭數更一層減少，終熄之期，大有將近狀況，是豈非因各廳防疫之施設實行，同其步調，凡有牛疫，「則」敏捷果斷而撲殺之，且嚴行消毒之法，務期病根之絕滅，而為斯業者，亦有悟牛疫豫防之法，盡自衛自防之道者，相繼而出之所致乎。

雖然，聞當業者中，尚頑迷未醒，往往忌病牛之撲殺，動輒隱蔽疫牛者有之；或則謂疫牛中往往有治癒者，而反不問其病之輕重，悉撲殺之，如此者毋乃失之苛刻，因而不勝有惻隱之情，而為非撲殺之議論者，亦有之。誠哉，雖係牛疫，苟屬乎病之輕者，治癒者時或有之。雖然，元來牛疫病毒其存在乎病牛之身體諸部者，姑勿論其分泌物及排泄物，即如糞尿、唾液、淚

液、鼻口眼之粘液等，無一不含之。是以本病不特由病牛傳染而來，彼能為媒介物之葛絨、衣服、土壤、生皮、牛肉、汽車船舶、屠者、牛商，以及其餘之獸類、鳥類、蟲類，病毒附之于此，傳搬于他，而病更有由間接而傳染者耳。

嘗有本邦內地流行之際，農夫赴牛疫所在之家探牛之病，其所穿草鞋帶病毒而歸，忽而傳染于自家之牛者，其事例固多。又有送疫牛于燒却場，病毒散亂道路青草，人因刈其草以食自家健牛，俾病毒從而傳染者。更有在埋葬疫牛屍體附近之地，放牧健牛，因而使牛感染者。且也，其在北歐，凡榨取牛乳者，皆女子所為。往者德領附近之和蘭某州，嘗有牛疫盛行，其時一婦人赴對岸德領地為接觸該地牛體，忽而輸入牛疫病毒于德領，致牛疫流行至甚。又若鼠類出入於患牛疫之牛舍，徘徊乎病毒散在之糞尿、葛絨、飼槽等之間，其體附著病毒，又更伏動于他之健全牛舍，為此而為傳播之媒介，事恒有之。

他若在本島寄生于牛體之蠅類甚多，而牛畜之集畜放飼于野外之際，常見有烏鳥白鷺因欲啄其蠅虻，親近於水牛、黃牛，跨其背，潛其腹下，時常接觸於牛體者，此等之鳥類或蠅類之體，以及其嘴與足蹠，似乎難保無病毒密著，因之以為傳播之媒介者。要之本病其蔓延之迅速，害毒之慘劇，

斃死之夥多，誠為獸疫中最可恐、可忌之惡疫也。故欲使病牛生存之間，縱如何用嚴重注意，尚且不免乎危險者。不如以疫牛供之犧牲，從速撲殺，行完全之消毒，以圖病根絕滅之為愈，此所以依獸疫警察法而嚴命撲殺者也。

頑迷之當業者，若有於撲殺忌避之餘，違反獸疫警察法規，隱蔽疫牛，出于姑息，加療之拙策者，是不獨招自他之損失，併將為流毒社會之基礎矣。夫人不德、不義，其罪科夫幾何乎？豈可不警哉。又如前所陳，本病毒實是猛烈，雖然此毒固非生育於地中，與存在乎其餘之動物體者，蓋全然由牛體傳染于牛體，相繼而流〔行〕者也。故迅速撲殺疫牛，不使病毒得乎繼續傳染于牛體間之機，則本病之全滅，非難矣。若一日全滅，則爾後安全，除非再由本病所存在之外國輸入而來，必不至復見有流行之事者，不誠業斯道者之利益哉。

如前所陳，牛疫之預防制遏方法，不外乎凡有疫牛皆敏捷果斷而撲殺之，且施嚴重之消毒法，力避病毒之傳播而已。若姑息之，加療非徒不能奏效，而又有害者矣。然欲實行此方法，不可不藉重國家警察之力。往昔普魯西王第二世，名夫禮抵日區者，其防制牛疫有如毀屋救火之狀，苟牛一罹是疫，皆以迅速撲殺為良策。其一則於國與國之間嚴禁其疫之輸入，以防乎病毒之侵來，謂萬一不幸有侵來之時，宜以兵力強行防遏之，若緩慢手段，究

竟無所奏效，其實行強制主義也如此。

厥後在獨逸聯邦，皆相繼執此主義，千八百六十九年，更發布法律，於是採取防制之策益嚴矣。若隣邦國境之接近地方，牛疫盛行之時，則以兵力強行防遏，令牧牛保護組合採各種豫防之策。至於國內防遏方法概要，則無論何時，若牛有斃死，必令稟報，倘有牛疫嫌疑，即使老練獸醫臨場檢驗。蓋最初宜如此注意者，因牛之斃死，果是牛疫與否，大有檢定之要也。此時倘將直正牛疫，誤斷為非，怠其預防之策，將必因之而忽有傳染之不幸者。又或將非牛疫者誤診為是，則不免徒令惹起非常之騷擾矣。此初發之際，所以最要細密精查也。

若夫已確定其果係牛疫矣，則明查其發病之來歷，以新聞或他方法警告之於人民，俾各盡自衛自防之策，而牛之買賣全然停止，依流行地之廣狹，於村落農場嚴其交通遮斷，其住於區域內之牛畜，固不必言，即人民亦禁其出入往來，除醫師、產婆及檢疫官外，不許入乎其內。萬一其流行更甚之時，則凡能為病毒媒介之物，不使置之道路，徘徊于患疫區域內之犬貓家禽等，盡皆撲殺；日曜日之禮拜集會，亦禁之。於公路及其餘之地，創設溝渠或柵欄，配置番兵于其處，俾輪流守護以嚴鎖其交通，若欲竊脫遮斷線者，被番兵認見，及乎三回，則隨時受其銃殺焉。

此外，又常以有資格有經驗之人組織防疫委員，遇有疫之時，則以諸委員之決議施行一切事件，而且疫牛不許療治，其屍體不許剖驗。疫牛撲殺之方法，先據土地買收條例，於隔離村落之處買收土地，選定其埋却地及燒却場，埋却之時，穿八尺以上之地，掘無數之穴，然後將疫牛牽來此處而撲殺埋沒之。立于其附近之地，撒布消毒藥；附近之秣場，則刈倒其草，行火力消毒。更以如生石灰之消毒劑，撒布其間，又于埋却地築起土壘，于一個月乃至三個月之間配置番兵守衛，不許人畜之接近。至於牛舍，亦十分施消毒法，其下地板概行燒盡，若地上則掘去其一尺之土，施大火力消毒，而所撲殺之牛令委員評其價，以若干當金交附之。如此等之保護，亦有設及。一面對於背反防遏規則之人，無稍假借，直科以刑罰。由以上各項觀之，其牛疫防遏之法不亦嚴且至哉。要之，政府採非常之強制策于上，個人盡自防之力於下，以故近年如獨逸者不必言，他如歐洲諸國，其牛疫皆全然滅絕。即至本邦內地，自明治二十五年至同三十年，九州、關西、關東其餘之諸縣，雖亦曾有流行，因所用防備方法與前記大略相同，是以近來不致見有流行也。前車可鑑，獨本島之當業者反有忌疫牛撲殺，動輒欲違背獸疫警察法者，其真意果何在也，殊令人有不能解者矣。

島人燒金銀紙原因

40・8・23

4版

南樵

吾不解島人於蘭盆會燒得許多銀紙，繼而求神媚佛，亦燒費無數金紙，島人之守舊，至今尚不覺悟，愚而若此，實令人所難解也。

金銀為國家之利用，神佛為國家之托庇，既為神佛，何須借金銀以為重哉？蓋寶其所寶以尊其所尊也。而獨於民間製造金銀紙，焚而獻之於神鬼仙佛之前，然神鬼仙佛，豈非人之所能為也哉。佛始於漢，鬼神始於有夏，漢與夏以紙幣為金銀，而後世以紙幣製為金銀紙，以當冥資貢媚於鬼神仙佛矣，夫亦以鬼神仙佛能為蒼生造福命也，是以修歲幣於冥冥之中，以求神鬼仙佛之呵護，庶可免災旱疾疫之苦，亦獨愚哉。然禮佛、祭鬼、祀神，非島人為獨虔也，以五千餘年之中國，一千五百六十餘年之日本帝國，至今猶或祀之，是必有故焉。

而有夏之朝，漢室之世，去人不遠也，燒金以媚佛，燒銀紙以媚鬼神，又非自唐始也。焚紙幣即以當金銀也，一歲之中有佛生神誕之日，則焚之；有祖宗忌辰之時，則焚之。下至宅主屋漏，地獄皆鬼也，而祈之禱之，祝佛壽迎神明，即焚金紙，一月之中，朔望亦然。時亦賽神、迎佛、建壇、設醮，